

目錄

第一章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重要性	1
1.1.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必須性	1
1.2.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關切性	2
1.3. 結語	6
第二章 證據來源	7
2.1. 手抄本	8
2.2. 古代譯本	11
2.3. 教父著作	13
2.4. 結語	13
第三章 古代著作的面貌	15
3.1. 書寫的材料和用具	15
3.2. 古書的形式	19
3.3. 書寫的方式：「連續書寫」	21
第四章 一些重要的古卷	23
4.1. 蒲草紙抄本	23
4.2. 大楷體抄本	26
4.3. 小草體抄本	30
4.4. 經課集	31
4.5. 古代譯本	32
4.6. 教父著作	34

第五章 新約經文鑑別學歷史.....	37
5.1. 宗教改革時期之前（主前三世紀至主後十六世紀）.....	37
5.2. 由宗教改革時期到《公認經文》（ <i>Textus Receptus</i> ）.....	38
5.3. 由《公認經文》到韋斯科特與霍特（Westcott-Hort）.....	42
5.4. 現代時期：內斯尼和亞蘭（Nestle-Aland）與 <i>UBSGNT</i> 版.....	46
5.5. 其他.....	53
第六章 經文鑑別學的實踐.....	57
6.1. 對錯誤的分類.....	57
6.1.1. 無意的錯誤.....	58
6.1.1.1. 形近字母的混亂.....	58
6.1.1.2. 斷句的混亂.....	58
6.1.1.3. 發音相近的混亂.....	59
6.1.1.4. 字詞相近的混亂.....	59
6.1.2. 刻意的錯誤.....	60
6.1.2.1. 文筆的改進.....	61
6.1.2.2. 文義的諧協.....	61
6.1.2.3. 異文的合併.....	62
6.1.2.4. 教義的考慮.....	62
6.2. 經文鑑別學的原則.....	62
6.2.1. 內證（Internal Evidence）.....	63
6.2.1.1. 內在的可能性（Intrinsic Probability）.....	63
6.2.1.2. 抄傳的可能性（Transcriptional Probability）.....	64
6.2.2. 外證（External Evidence）.....	64
6.3. 經文鑑別學於釋經專文上的應用.....	70
6.3.1. 處理異文的起首步驟.....	71
6.3.2. 外證的處理.....	72

6.3.3.內證的處理	73
6.3.4.異文分析的鋪陳	73
6.4. 範例：約翰福音二十章 30~31 節	74
第七章 二十世紀的新約經文鑑別學	81
7.1. 新發現的新約古卷和重要的評註版	82
7.1.1.蒲草紙抄本	83
7.1.2.大楷體抄本	84
7.1.3.小草體抄本	85
7.1.4.經課集	86
7.1.5.古代譯本	87
7.1.6.教父著作	89
7.2. 經文鑑別理論的發展	90
7.2.1.韋斯科特和霍特的理論 (Westcott-Hort Theory) 及其影響	90
7.2.2.索登的 I-H-K 經文類型	93
7.2.3.地方性經文類型理論 (Local Texts Theory)	95
7.2.4.基要主義者的研究方法	97
7.2.5.理性鑑別學 (Rational Criticism)	99
7.2.6.「霍特再生」 (Hort Redivivus)	101
7.2.7.國際希臘文新約聖經研究企劃 (International Greek New Testament Project)	102
第八章 新約經文鑑別學與聖經權威	107
8.1. 傳統的答案	109
8.2. 多層面的角度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111
8.3. 客觀的學術角度	113

附錄一	<i>Nestle-Aland</i> 第二十七版符號參照表	117
1.	正文	117
2.	內邊界	118
3.	外邊界	119
4.	校勘欄的符號	122
5.	一般拉丁文簡寫	126
附錄二	這是「耶和華見證人」的「聖經」—— 《新世界譯本》！	131
1.0.	引言	131
1.1.	介紹：綜觀《新世界譯本》	131
1.2.	研究《新世界譯本》的重要性	134
2.0.	耶和華見證人的聖經繙譯歷史	135
2.1.	第一本「聖經」： <i>New World Translation</i>	135
2.2.	學者的反應	136
3.0.	<i>New World Translation</i> 和《新世界》的希臘文底本	137
3.1.	譯自 <i>New World Translation</i>	137
3.2.	<i>Emphatic Diaglott</i> 和 <i>The Kingdom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Scriptures</i>	138
3.3.	韋斯科特 (Westcott) 和霍特 (Hort) 的希臘文版本	140
4.0.	對《新世界》的評論	142
4.1.	繙譯方法	143
4.1.1.	整體文筆方面的風格	144
4.1.2.	特別詞彙的問題	146
1.	源於《和合本》和《新標點和合本》的基本詞彙	146
2.	源於《新標點和合本》的專有名詞	147
3.	路加福音三章 23~38 節的家譜	147

4. 新譯的詞彙	150
4.1.3. 小結	159
4.2. 特別經文討論	159
4.2.1. 約翰福音一章 1 節	160
4.2.2. 歌羅西書一章 15~17 節	165
4.2.3. 加拉太書一章 1 節	169
4.2.4. 約翰福音十章 30、38 節	170
4.3. 小結	171
主要參考註解書目	175
中文主題索引	181
英文主題索引	187
中文人名索引	193
英文人名索引	197

第一章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重要性

絕大多數新約經文鑑別學書籍的首章均從非常專門和學術性的主題入手，例如研究古代著作的「古文書學」（paleography）和新約經文鑑別學的歷史。對於一般信徒和對這課題沒有認識的神學生來說，這種傳統入門的方式，往往會令讀者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在本書的開首一章裏，筆者嘗試從讀者的角度著眼，由這學科的「必須性」和「關切性」兩方面先解答一個普通卻是非常實際的問題：研究和應用新約經文鑑別學究竟有何用處？

1.1.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必須性

究竟為何要研究新約經文鑑別學？一個簡單又快捷的答案是：因為所有聖經「原稿」（autograph）都已經散失了；所謂「原稿」，是指聖經作者在寫下他們的作品時所用的那塊蒲草紙（papyrus）或皮卷。因此，新約經文鑑別學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就是重建一份最接近原稿的希臘文新約聖經文本。

可是，問題也不全然關乎原稿的散失。大概原稿若真的幸存，也只會給人拿來當做聖物膜拜而不是研讀吧！此外，我們亦不難想像，倘若這接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流傳下來的新約文本只得一份，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大概那「獨一」的文本也會被視作原稿般神聖，毋庸質

疑。又或者流傳下來凡記載有新約經文的眾多古卷，包括古代譯本和教父的著作等，「全」都是一模一樣的話，我們也毋須做經文校勘的工夫。然而，令我們感到束手無策的是：身為信徒，我們的信仰建基於上帝透過一本「書」所發出的啓示，而我們卻要面對一大堆歧異處極多的古卷，叫我們無所適從。正因新約經文鑑別學的目的是要重建一份可靠的希臘文新約聖經文本，故此這學科的學者必須首先審核所有包含希臘文新約聖經的資料，以確定它們的可靠程度。當然，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採取嚴謹的方法和合理的步驟。

1.2. 新約經文鑑別學的關切性

不同的新約古卷的歧異不都是一樣的。無論所牽涉到的是一個字或一句話，甚至是整段經文（如約七 53~八 11），新約經文鑑別學稱這些有歧異的經文為「異文單位」或簡稱「異文」（variant unit 或 variant），而在每一個異文裏所顯示的個別歧異，稱之為「語句」（reading）¹。換言之，要構成一個異文，至少有兩個不同語句的記錄。目前兩本最通行的希臘文新約聖經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四修訂版（聯合聖經公會與德國聖經公會聯合出版，1993；簡稱 *UBSGNT*）和 *Nestle-Aland Greek New Testament*——第二十七版（德國聖經公會，1993；簡稱 *NA*）² 均在其「校勘欄」內（位於一頁的底部分，英文稱為 *critical apparatus* ³）列出很多異文：*UBSGNT* 共列出大概 1,500 個異文，而 *NA* 則超過 10,000 多個異文；但這仍不盡然。*NA* 所列出的異文中，大多數是無關痛癢的，例

¹ 大多數語句均有某些古卷支持，然而有些學者卻會建構一些揣測式的修正式語句（英文稱為 *conjectural emendation*），是沒有外證支持的。

² 在本書，除特別指示外，*UBSGNT* 和 *NA* 這兩個代號均代表最新的版本，即分別是第四版和第二十七版。

³ 拉丁文是 *apparatus criticus*。

如串字的方法（像中文的「裡」和「裏」，或英文的 colour 和 color）或字序的排列（就如「基督耶穌」和「耶穌基督」）。我們可算相當僥倖，因為大多數異文都屬於這個類別。然而也有好些異文是嚴重的，且影響我們對聖經經文的理解和繙譯；這些異文均列在 UBSGNT 的校勘欄內（當然亦有包括在 NA 裏）。以下我們舉出三個例子，表明異文如何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釋；事實上，這種對經文不同的理解，已經反映在一些近代的聖經譯本上了。

1. 約翰福音一章 18 節 Θεὸν οὐδεὶς ἑώρακεν πώποτε; μονογενὴς⁴ θεὸς ὁ ὢν εἰς τὸν κόλπον τοῦ πατρὸς⁵ ἐκεῖνος ἐξηγήσατο
 (*Theon oudeis heōraken pōpote; monogenēs theos ho ōn eis ton kolpon tou patros ekeinos exēgēsato* ; 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與天父非常親近的（那位）特別的上帝將祂顯明出來； No one has even seen God. It is (the) only God, who is very close to the Father's heart, who has made him known.)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一語，在這裏顯然是指耶穌，尤其是指出祂那「神子」的身分。雖然這個語句已經有很好古卷作為證據，然而較後期的一些抄寫員（copyist 或 scribe⁶）為方便理解的緣故，就把 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 改為 μονογενὴς υἱός。這更動可謂由《拉丁文武加大譯本》

⁴ 我們不宜在這裏詳細討論 μονογενὴς (*monogenēs*) 的意思；總括來說，大部分聖經譯本都跟隨《拉丁文武加大譯本》(*Latin Vulgate*) 及英文聖經的鼻祖《英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把 μονογενὴς 理解為「獨生的」；然而從分析這字的組合 (*μονο-γεν-*) 來看，意思應是「獨特的」。

⁵ τὸν κόλπον τοῦ πατρὸς 是一句習用語，描繪筵席之中座位最接近主人的客人，主客相方的座位距離愈近，表示他們的關係愈親密和重要；這句話並不是描畫一幅母親乳養小孩的圖畫。

⁶ 傳統的英文詞彙均稱這些抄寫員為 scribes，有時繙成「文士」，但這譯詞很容易與猶太教派系中「文士」一詞混淆；因此本書均採用「抄寫員」，指出他們負起了流傳聖經的責任。

(*Latin Vulgate*) 開始，以至二十世紀前幾乎所有的中英文譯本，都一直沿用著這個語句。直至現代的英文譯本，有譯作 “The only Son, who is the same as God and ...” (*Today's English Version*) 或譯作 “The only Son, who is truly God and ...”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可見其企圖使原文與傳統釋經諧協的努力，既保存了「獨生子」這傳統理解，又強調了原文 θεός 所表明的「上帝」的身分。

2. 約翰福音三章 13 節 καὶ οὐδεὶς ἀναβέβηκεν εἰς τὸν οὐρανὸν εἰ μὴ ὁ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ταβάς, ὁ υἱὸς τοῦ ἀνθρώπου (*kai oudeis anabebēken eis ton ouranon ei mē ho ek tou ouranou katabas, ho huios tou anthrōpou*；除了那從天降下的人子，沒有人曾升過天；No one has ascended into heaven except the one who descended from heaven, the Son of man.) 從上下文意來理解，這「人子」顯然是指耶穌自己，然而，有些古卷卻在 ὁ υἱὸς τοῦ ἀνθρώπου (人子) 之後多加 ὁ ὢν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祂仍在天上) 一短語，來形容人子在與尼哥底母對話之時，祂仍在天上，這文本仍為《新修定英皇欽定本》(*New King James Version*) 所採用。
3. 馬可福音一章 2 節 Καθὼς γέγραπται ἐν τῷ Ἡσαΐα τῷ προφήτῃ (*Kathōs gegraptai en tō Ēsaia tō prophētē*；正如先知以賽亞所寫〔或：以賽亞書所記〕；As it is written by Isaiah the prophet [or, in Isaiah the prophet]) 由於接在下文的兩處引用中，只有第二處的引用才真正出自以賽亞書，所以，一些抄寫員索性將原來 τῷ Ἡσαΐα τῷ προφήτῃ (先知以賽亞) 改為 τοῖς προφήταις (一些先知)，藉此消除其中的衝突，而《英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大概也就是採取這類文本，以「一些先知」代替「先知以賽亞」，至於其他譯本，雖多有錄用「先知以賽亞」，但卻在註腳中標明有些古卷並無此語。

上述三處的異文明顯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釋以及繙譯，而且，這是有意識而造成的歧異，因為我們相信抄寫員是故意更動原文，好使文理更暢順諧協，這原是出於善意的動機。這些刻意造成的歧異有包括修正一些明顯的矛盾、協調平行的經文（例如符類福音的經文、新約引用舊約的經文），還有基於教義而作的修正，甚至涉及寫作風格的修飾，諸如文法技巧、串字等。

另外，也有些異文是基於無意識而造成的錯誤，我們知道當時經文的傳抄，很多時候是靠賴聆聽的方式，抄寫員在一邊聽一邊寫的情況之下而出錯漏，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羅馬書五章 1 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ἔχομεν（*echomen*；我們就得與；we have）一字在某些古卷中卻被改爲 ἐχώμεν（*echōmen*；讓我們能與；let we have），則上下文意就由「我們就得與上帝和好」變爲「讓我們與上帝和好吧」，這歧異的出現大概是由於 ω 與 ο 這兩個母音在新約時期的發音基本上是相同的，且兩字同樣合於文理（雖然兩者之意略有出入），所以才造成歧異的混淆。至於其他諸如誤解或忘記，同樣導致無意識的錯漏，結果通常是用字次序的更動、同義字的替代，以及無意中依從了近似的經文等。

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的更動，大部分會影響經文意思且有討論價值的異文已收錄在 B·M·梅茨格（B.M. Metzger）的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nd rev. ed., 1994) 裏，這可謂是釋經必備的工具書。另一本同類型的書亦由聯合聖經公會出版，目的是重新闡釋梅氏的討論，方便神學生和繙譯人員使用。（見 6.3.）

對於每一位從事聖經研究的人，這些有關文本的錯漏⁷必須先澄清，才能剔選出較爲正確的版本，繼而展開釋經的工作。故此，新約

⁷ 在這裏用「錯漏」，顯然背後的假設是，出現在 *UBSGNT* —— 第四版和 *NA* —— 第二十七版的正文是對的。